

幽魂篇

驱魂篇

换魂篇

正魂篇

聚魂篇

● 李存葆

王光明 著

# 大灵魂

山东友谊书社



齐鲁之光丛书

# 大王魂

李存葆 王光明 著

山东友谊书社

1989年·济南

# 大 王 魂

李存葆 王光明 著

山东友谊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4印张 80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80551—182—9/I·45

定价：1.75元

# 历史阵痛中的艰难跋涉

(代序)

•周政保•

李存葆、王光明合作的《大王魂》(载《人民文学》1988年第8期)是一部表现当今改革生活的中篇报告文学作品——因为作品的描写对象是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所以这部作品获得了一个令人惊叹与迷惑的标题：大王魂。其实，所谓“魂”，在作品中是一个富有民族思维色彩的中性词：凡精神世界的一切，几乎都可纳入“魂”的范围。这样，作品也就产生了“篇”的结构：幽魂篇，驱魂篇，换魂篇，正魂篇，聚魂篇。从这“篇”的排列中，也不难感受到“魂”的跋涉的艰辛及路途遥远。

尽管大王人拥有无与伦比的光荣传统，比如它存有陈望道先生首译的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而这里的农村党支部也是中国最早建立的……但大王人也有自己的属于当代史轨道的耻辱：逃荒，要饭，贫穷，落后，“人七劳三”的分配方式，一级核算，割资本主义的尾巴。那口天下第一的“共产主义大锅”，象幽灵一般徘徊在大王的富有历史光荣的土地上，一直把他们扔进绝望的深渊——精神的崩溃，已经很难想象大王人还有复苏的今天。作为中国农村社会的一

个细胞，大王是独特的，但也是普通的：它的昨天、今天与明天，无比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中国社会（不仅仅是农村社会）的艰巨曲折的历史进程——它的血泪与悲哀，它的苦涩与难以诉说的坎坷，它的变革所引起的阵痛，它的抽搐与挣扎，以及它那种隐含着高昂代价的曙光的升起。可以说，《大王魂》所描写所揭示的，既是鲁北平原上的大王的历史，但又不仅仅是大王的历史——它不是象征，而是缩影，它是文学，但它潜藏着变革时代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作品所可能使读者产生的沉思与联想，无疑可以越过大王、越过鲁北平原而进入更广阔更深刻的领域，甚至是人类精神、社会人性内涵及民族意识等真正归属于文学追寻目标的审美思情领域。

人需要自信，也需要清醒、需要对自身的活动环境具备一种实事求是的理解；也只有清醒的理解，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信。自信不应该是盲目的。事实上，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社会变革，要比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战争及民族救亡战争，具备更沉重更复杂更艰巨的内涵，或许它需要几代人的执着努力才可能接近完成。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可以归属于经济的或体制的革命，但实质上涉及的却是一个民族的“魂”的更新，或一种精神文化的重新审视与重新塑造；极左思潮或假共产主义固然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破坏力，但那种延续了漫长世纪的封建主义思想，那种因循守旧的传统力量的惯性，那种小生产者的诸如“老槐抱子”及“小心眼儿”式的社会文化氛围，恰恰就是这场伟大

变革的巨大的潜在障碍。《大王魂》的描写与表现，充分地传达了作者对于这一课题的探究。而这一经由“文学报告”或“报告文学”方式的探究的意义在于：我们于大王人不算漫长的变革历史中窥见了当代中国的艰辛旅程与辉煌前景。我想，生活在变革漩涡中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可以感受到这一点的。

“幽魂篇”的描写虽称不上精彩，但那些不堪回首的昏暗岁月，那些触目惊心而令后辈无法想象的红色自戕，还是给人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毫无疑问，这部报告文学作品支柱的部分是“驱魂篇”、“换魂篇”、“正魂篇”——扎实的采访与精心的选择，以及那样强烈的社会文化意识与文学审美意识的支配，使这些部分的情节细节具备了相应的寓意张力与表现可能性。例如，关于“破车户主”的橡胶业的创建及其坎坷历史，关于油田的大王蔬菜店，关于氢氟酸的生产与“红皮鸡蛋”及“当代红嫂”，关于“庄稼老杆”与国营利津造纸厂，关于“大泥脚”的涂上了当代“禅让”色彩的“让贤”，关于英雄老人对哪一个支部创建最早的计较，关于“老槐抱子”与“功夫茶”，关于党支部书记“换届”的微妙过程，关于能人、天使与魔鬼，关于“大心眼儿”与“小心眼儿”，关于党员的“版本”问题，关于“乡镇企业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的个体户代表的选举……都充满了发人深省的思想力量及“典型意义”——这些描写所可能赋予读者的，不仅仅是褒贬的问题或一般的是非划分问题，而是一种沉思与联想，一种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穿透与理解，一种以

此及彼的现实性，一种超越，一种活脱脱的包括政治在内的精神文化揭示或整个民族的“魂”的展现。在这里，我不想对作品的这些情节和细节的寓意张力及审美表现的可能性进行细致的社会学或政治学或文化学甚至经济学方面的分析——报告文学也是文学，它需要的是感受与领悟——而且应该相信读者的能力。我所想提及的是：报告文学不是一般的“调查报告”或“新闻通讯”，更不是材料的堆砌与罗列。报告文学作为文学家族中的一员，它的文学性是无可动摇的——从结构到情节、细节的选择、到寓意的可能性、到题旨与叙述调子的确定、到语言的特色，等等，都应该具备审美表现的内在力量，而不仅仅是“事实”的一般描写或展示。从这一意义上说，《大王魂》作为文学作品是无愧的；它体现了艺术创造（不仅仅是记录）的某些最基本的方面。倘若以此衡量，那当前的不少被冠以“报告文学”的作品，也就显得过于缺少“文学”的色泽了——与其称它们为文学作品，还不如把它们看作是优秀的或不优秀的“读物”。

中国的改革是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展开的，各种各样的领域，前所未有的课题，纵的，横的，历史的，现实的，物质的，精神的……假如要在一部作品中获得全面的具有文学意义的描写与表现，那也许是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想。因此，解剖一只麻雀的方式，仍不失为一种实事求是的报告文学途径。《大王魂》就是如此。《大王魂》写了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的人与事，一个乡镇的变革生活，一个乡镇的精神形态及其可歌可泣、可喜可悲的发展历程，但这

种局部的描写与表现，并没有失却一部文学作品应该具备的  
思考的或情感的启迪力量及寓意的笼罩范围，我想，作品之  
所以富有这样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宏观判断  
眼光与洞察能力。或者说，作者在审视大王镇的历史与现实  
的时候，恰如其分地择取了一种剖析与抽象的制高点——从  
某种意义上说，作者没有仅仅把大王镇看作是一种局部现  
象，而是把“大王现象”或“大王魂”视为整个中国社会的  
变革生活或变革历程的一种体现。于是，作者关于大王镇的  
描写，也就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及富有立体色彩的表现力量  
——也可以说，作品跳出了就事论事、就人论人的窠臼。同  
时，由于这种描写与表现的制高点的获得，自然而然地使作  
品产生了阅读感与信服感。作品不仅描写了光明与胜利，也  
描写了黑暗与失败；既描写了生机蓬勃的一面，也描写邪恶  
腐败的一面；既描写了历史的大踏步的前进，也描写了潜在  
的或赤裸裸的传统力量的消耗与阻挡……作品既歌颂了，也  
抨击了；既有直面现实之后的表白，也有于如实写来之中的  
沉思及深层意味。《大王魂》避免了豪壮的思想贫困；相  
反，它在富有某种悲剧色彩的描写与表现中显示了自身的力  
量；在这里，变革艰辛曲折并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而是一  
幅活生生的画面；同时，那种人的精神、人的潜力、人的文  
化意识、人的天性、人的求生存、求发展的“魂”的寻求与  
分析，也不是一种硬贴上去的苍白的泛议，而是一种依仗形  
象体系而获得的思与情的兑现。我们经常讲中国的社会变革  
是一项综合治理工程（尤其是人的精神的综合治理工程），

而要真正理解这项工程的巨大难度及其某种奥秘，细心地读一读《大王魂》是大有裨益的。

《大王魂》主要写了人的灵魂，写了人的动荡不安的思想与情感，写了人的精神在急剧的社会变革生活中所经受的阵痛过程、所走过的演变道路。“魂”的体现，构成了作品的描写与表现的集聚点。诚然，写“魂”、写精神，就不可避免地要写到人，而人则具有各式各样的生存方式与观念形态——这是一个千姿百态而永远无法穷尽的世界。如果说关于人的精神或“魂”的理解与探寻，是这部作品的寓意结构核心，那各种各样的人的描写就是这一核心的充实与具体化。其特色在于：无论是生活矛盾还是尖锐的变革过程中所呈示的社会问题，都是通过人心世界或精神领域的描写而获得展现与探究的。于是我们在作品中，不仅见到了“庄稼杆子”、“大泥脚”，也见到了不同版本的共产党员，既见到了李培义、延金芬、李俊福、田修学、马洪勇，也见到了小D、大B、老A……变革生活就如被打开了的苏罗门的瓶子，崇高与卑猥，正义与邪恶，天使与魔鬼，革新与保守，历史的惰性与现实的驱力，都以真实的不可掩饰的方式呈示在我们的面前：是阵痛，也是进取者的胜利跋涉；是变革生活的重现，也是富有民族文化色彩的社会人性内涵的开掘与描绘。作品体现了一种综合性的判断眼光与洞观视野。而这种综合性的判断眼光或视野的运用，虽然也可能在于社会问题与改革矛盾的剖析，但最重要的，还在于人与人的精神世界、以及精神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关系的理解与把握，因为关

于变革生活中所出现的某些政治的或经济的难题，并不是报告文学可以作出圆满的解答的：文学毕竟只是文学。文学仅仅是一种精神的产品。《大王魂》对于史无前例的历史阵痛中的民族精神过程所作的思情分析，基点主要还在于高扬革新意识与进取观念，还在于以活生生的形象激活人们的思考与探究。我们可以把大王的精神称为“大王精神”：特别是大王共产党人的那种寻求变革的奋进精神，那种适应生存与发展的独特智慧，那种眼光，那种搏击的坚韧，那种誓夺第一的顽强品格，那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气度，都可以构成“大王精神”的具体内涵。《大王魂》中所体现所贯流的“大王精神”之所以富有激动人心的沉思力量，我以为与这种具体精神的悲剧性因素分不开的——大王的土地是一块光荣的土地：这里的小米绿豆稀饭曾喂养过中国革命，这里的棉花粗布曾包扎过民族尊严；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里的老百姓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事业，正如作品所说，人民政权是从这里住进高楼的……但几十年后的大王人的景况又是怎样呢？而当整个民族开始觉醒、开始投入改革大潮的时候，当大王这块土地也想以自己的奋争改变自己的生存现实的时候，大王人又遇到了怎样的艰难与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他们的辛酸与苦涩，他们的“红皮鸡蛋”的遭遇，他们的“当代红嫂”，都使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奋争所渗透的悲剧性。然而，《大王魂》中的这种悲剧性，非但没有使“大王精神”产生某种悲哀的或失落的成份，反而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分量与魅力。这是一种直面生

活的真实的魅力！

《大王魂》中曾引用了这样一句名言：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举起地球。对于整个人类生活的现实来说，这个“支点”是永远找不到的。但是，就大王人的改革，或者就整个中国的改革而言，这个“支点”是一定可以找到的——尽管路漫漫而艰险丛生。那么，“支点”在哪里呢？我想，就如作品所暗示的那样：在人民中间，在整个民族的“魂”那里：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与文化意识一旦获得改观，我们的希望将是毫无疑问的——否则，我们将继续衰落下去！

## 目 次

|                     |        |
|---------------------|--------|
| 历史阵痛中的艰难跋涉（代序）····· | 周政保（1） |
|---------------------|--------|

|              |       |
|--------------|-------|
| 第一章 幽魂篇····· | （4）   |
| 第二章 驱魂篇····· | （25）  |
| 第三章 换魂篇····· | （58）  |
| 第四章 正魂篇····· | （77）  |
| 第五章 聚魂篇····· | （104） |

### 附录:

|            |       |
|------------|-------|
| 李存葆简介····· | （112） |
| 王光明简介····· | （113） |

山东有个广饶县。

广饶县出要饭的。

广饶曾因要饭在山东讨得了它的知名度。

那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事了。当时每届地净场光，在济南的曲街幽巷，潍坊的偏居狭间，青岛的港湾津浦，胶东的坊间里弄，甚至在贫瘠的沂蒙山区的崮岭岗壑里，惯常看到一批接一批的讨饭人群。他们中有青壮年，老支书，大闺女，小媳妇。这些讨饭人手持村党支部的介绍信，穿戴大体齐整，看上去轻松自如，并无羞涩，宛如走亲戚，访朋友，赴庙会，赶大集。他们乘火车、搭汽车，南跑北颠，如闲云野鹤，游哉悠哉。他们善于捕捉信息，哪里丰年歉岁，何处慷慨吝啬，全然了如指掌。他们把讨得的热馒头新饼子随时吃掉，而将陈窝头酸煎饼之类集中起来晾干，再磨成粉当饲料卖掉……那年头，讨荒要饭，不足为怪，但象这种达到“专业化”、“职业化”水准的讨饭队伍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这些讨饭人无不声称是“广饶的”，于是乎，由生到熟，日积月累，广饶一度芳名远播，声盖齐鲁

（当我们在广饶实地考察时方得知，当年那帮子讨饭队伍不尽是广饶人，其中也杂有其左邻右舍诸如垦利、利津、沾化等县的人民——他们不过是凭借广饶因穷而获得的知名度而已）。

1987年夏，我们应文艺界朋友之邀到东营市参观，短短的行期结束时，市长李殿魁建议我们到该市所辖的广饶县大王镇去看看。他介绍说，大王镇是鲁北五区（聊城、菏泽、德州、惠民、东营市）第一个过亿元的镇，省委书记梁步庭盛赞它为“鲁北平原一枝花”……

要饭之县冷不丁冒出个亿元镇，实为我们始料不及。于是我们一进大王，当镇委书记马洪勇向我们介绍大王近代历史沿革时，想不到这大王竟还有那么多在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堪称为“第一”的东西：

这里存有陈望道先生首译的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

这里有中国最早的第一批农村党支部；

这里曾是山东出国民党将军的第一镇；

这里曾有全国乃至世界的第一口“大锅”；

……………

老练的捕鱼人在水边瞄上几眼，观水纹涟漪，便知该不该撒网。我们虽不是有经验的采访者，但初步判断，大王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储藏着丰厚的文学矿床……

仲秋时节，我们二进大王，再作历史的寻访。我们这才清晰地感到，大王赭黄色的土地犹如一部卷帙浩繁的大书，

有着读不尽的深奥。

行行复行行，隆冬时节我们三进大王，贪婪地读着它现代史、当代史的每章每页，力求读懂它的加重点和着重号，在历史与现实的断层上去寻找过去、今天与未来的铆焊点……

## 第一章 幽魂篇

长18厘米，宽12厘米，平装，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这就是曾珍存于大王的压镇之宝——被誉为“共产主义歌之歌”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

此书为陈望道1920年初所译。为不伤马恩两翁书之原义，陈氏呕心沥血，焚膏继晷，数易其稿，始译成这煌煌经典，于1920年8月首印千册，很快售罄。开国后，中央有关部门曾多方征集，均以未获此首译本而大憾。今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所陈列的系浅蓝色书面再版本；中央编译局所藏本亦然；中央档案馆所藏乃三版本；唯北京图书馆所藏是首译本，但无封面，惜哉残缺。经各方专家鉴定，大王所藏乃稀世珍本也。

此书现存广饶县博物馆一特制书筐内。一进大王时，我们怀崇敬之情，欲一睹文献风华，却因珍本为岁月剥蚀，纸页含酸脆弱，难再展示，只在博物馆橱窗内窥得其模具式复制物。或许当年印刷排版之疏忽，此书封面误印为“共党产宣言”，封面错则错矣，然我们可不加思索地吟诵出书中的第一

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徘徊……”今读大王镇1958—1978“大锅饭”史，却不得不痛楚地写下：“一个幽魂，假共产主义幽魂，在大王上空游荡……”

在李延年将军的家乡，  
历史的尾巴竟拖得很长很长

——本文主人公之一李培义

终于，我们结识了流经大王的笔直的阳河。

毋庸稽考州史县志，我们便断定这是一条古人开凿的泻洪河。它百尺一弯，半里一拐，斗折蛇行，艰难地由南而北蹒跚游挪，漫过一望无际的旷野，注入渤海。令人费解的是：阳河在他县他乡是那样弯曲，而在大王竟是这般笔直！

阳河两岸昔有民谣曰：阳河本是九十九道弯儿，直开一道弯儿出一个县官儿。河两岸还流传着一个令人解颐的故事。古时夏秋之间，广饶一带辄有洪水泛滥，需凿一泻洪河，拯百姓于水火，解黎民于倒悬。历任知州县尹均为此搜肠刮肚无计可施。凿河占地，地归私有，一垌一方，皆有其主，河线画何处，乃是“剪不断，理还乱”的麻团。到了某朝某代某年某月，终有某知州眉头一皱，生出妙计：阳河流向大致匡定后，遂令各县皆备犁杖一具，黄牛一头，瞎汉一个，令瞎汉鞭牛扶犁，信牛由缰，只要不是南辕北辙，犁在何处就在何处凿河，芸芸众生倒也听天由命。于是，弯弯曲曲的阳河便在瞎汉的犁杖下诞生。